

鄉



訊

2022
November
十一月份



又到了感恩的季節了呢！

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2022 年 11 月理事會公告

1. Flu 流感季節已來臨，請熟悉流感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症狀，並儘速注射流感疫苗預防保護。
2. 2022 年 California Consolidated General Election: Voting deadline November 8th，請踴躍投票。
3. 感謝同鄉范玉蓮的慷慨捐款。

編輯室報告

- 下期（12 月份）鄉訊將於 11/26/2022（六）編排，截稿日期是 11/22/2022（二），敬請如期踴躍賜稿，來稿請用 Word 文檔。（不接受非 Word 檔案，例如 PDF）

購物兼樂捐

幾年來 Amazon 一直用 Amazon Smile 計劃來協助顧客捐款給自己指定的非營利機構，請大家善用這個計劃資助台灣中心。方法很簡單，由 smile.amazon.com（不由 amazon.com）進去買，第一次先在你的帳戶裡指定捐獻對象是“Taiwanese American Foundation of San Diego”，然後再開始購買，台灣中心就可以得到你購物金額 0.5% 的捐款。請大家踴躍參與，謝謝幫忙，順祝平安愉快！

一個椎心泣血的故事

唐望

1936年夏天，有位三十出頭記者，被報社的老闆派遣，開著一輛老舊的麵包車，由一位嚮導陪同，到加州中央山谷 (Central Valley) 一帶，採訪當地農業經營光明與黑暗的兩面，並完成七篇的系列報導，當年十月刊登在 *The San Francisco News*，且集結成書。這位記者後來根據他這第一手的經驗，寫了多本小說包括《人鼠之間 (*Of Mice and Men*, 1937)》、《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 1939)》等著作。因此在 1940 年獲得小說類的普立茲獎，又在 1962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就是約翰·史坦貝克 (John Ernst Steinbeck, 1902 - 1968)，在談他這系列報導之前，必須瞭解當時的時代背景。

美國在 20 世紀的前 20 年 (1900 - 1920 年)，鋼鐵工業突飛猛進，粗鋼產量從 1038 萬噸增加到 4280 萬噸，佔全球粗鋼產量的 60%，遠超過其他英、法、德等先進國家的總和，帶動整體經濟的起飛，這段期間被稱為「咆哮的二十年代」 (Roaring Twenties)。這項成就反應在華爾街股票市場，

道瓊 (Dow Jones) 指數在 1923 年到 1929 年之間上漲五倍，在 1929 年 9 月 3 日升到當時最高峰 381.17 點。

這期間，農業經營的方式起了極大的變化，農作物的生產不再單靠人力或是馬力，而是大量使用農業機械，譬如一台小型聯合收割機 (combine harvester) 就可以輕易完成如大麥、小麥、玉米、大豆等農產品的收割和脫粒，而大型的聯合收割機更可以將籽粒清選、乾燥和包裝一步到位，而要靠馬匹犁田的工作，則可用新型的拖拉機 (tractors) 迅速完成。這些都是人類五千多年前進入農業社會後，最大夢想的實現。

然而在這機械化的過程中，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大規模的鏟除深根的青草原 (prairie grasslands)，使得美國中部超過百萬平方英哩的大平原 (Great Plains)，在 1930 - 1936 年間，由於農民對土地的整治，鏟除原始草原表層土壤結構，破壞貯存水分的天然草原，風暴來襲時，捲起沙塵，再加上長達十年的乾旱無雨，發生一連串的沙

塵暴事件 (sand storms)，導致大量人口的失業和破產，有許多農家，土地房屋都被銀行查封、拍賣，只能離鄉背井，開著一部載著全家大小、所有家當的破車，揮淚離開他們的故鄉，清楚知道這將是一去不回。這個悲劇是天災，也是人禍，史稱 Dust Bowl，而這群大都來自奧克拉荷馬州 (Oklahoma) 的遊子，則被戲稱為 Okies。到 1939 年為止，約有三百五十萬人離家。

華爾街股市一洩千里，1929 年 10 月 28、29 兩日分別掉了 12.8% 和 11.7%，之後漲少跌多，到 1932 年 7 月 8 日終於到了谷底的 41.22 點，比三年前的最高峰，總共跌了 89%，引發全球性的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總結 Dust Bowl 發生的三大原因為：

(1) 經濟衰退；(2) 長期高溫乾旱；(3) 不當使用農業機械造成風蝕 (wind erosion)。

這群無依無靠、無家可歸的遊子，大多數都沿著美國 66 號國道 (US Route 66) 向西行，經過德克薩斯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納

州，最終目的地是加州。當時的中產階層的家庭，因為受過基本教育，有經濟基礎，能夠在大城市找到工作，大半都到了南加州，像我住的 Hillcrest，有七成以上的房子是三十年代蓋的。然而許多可能不識字的農民，就不那麼幸運了，他們只能到聖華金谷 (San Joaquin Valley) 南方一帶，尋找採收蔬菜、水果等的低階工作。這群在那裡安身立命的家庭，就是史坦貝克報導的對象。

史坦貝克在 1936 年夏末秋初時，抵達加州 Bakersfield 附近叫做 Arvin 的小鎮，並在當地 Okies 聚集的營地 Weedpatch 住了許多天，從名字就知道是雜草叢生的荒郊野外。他在那裡遍訪住戶，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參加他們的居民大會和社交活動，對當地的生活環境和品質有充分的瞭解後，寫了七篇報導，分別登在 10 月 5-12 日的報上，報導的摘要如下：

第一天(10/5/36)

史坦貝克的第一篇報導，就把這群 Okies 移工定名為「採收的吉普賽人」(harvest gypsies)。在這之前蔬菜水果採收的工作，最早由中國人擔當，之後日本

人、菲律賓人和墨西哥人來接手，但是因為他們都是外國人，群體的自我意識很強，願意冒著被遣返回國的危險，組成工會，爭取福利，被認為不是一群最理想的工人。

三十年代，由於沙塵暴的來襲，大批勞動人口從美國中部地區遷入加州，他們過去大都是務農的莊主或是幫手，但由於經濟蕭條，抵達加州時，幾乎一無所有，旅程中也可能遇到生離死別，資源已經用盡，急需找工作，才能養家糊口。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美國人！從他們的姓就可看出他們是英國人、德國人、或是北歐的後裔。

當地的蔬菜如萵苣、花椰菜、蕃茄、甘藍菜都種植在靠近墨西哥的帝王谷 (Imperial Valley) 一帶，每年收穫多次，但是成熟時間交錯複雜，很難形成穩定的工作機會。橘子園一年收成兩次，但是能採收的時間有限，大型橘園一整年也許只要 20 個工人駐守維護，但到了採收時，可能要 2000 個工人，才能及時完成任務。當時的工人要隨著工作機會，到處遷移，因此被稱為移工 (migrates)。有次在 Nipomo 這個小鎮，有一千兩百位移工抵達後，才知道前晚下大

雨，準備要收成的豌豆全數泡湯，只得無功而返。

第二天 (10/6/36)

史坦貝克第二天的報導，著重在介紹移工營三個家庭的生活狀況。第一個的家庭有夫妻和三個孩子，不久前才剛抵達營地，用厚紙板蓋了一戶十英尺見方的小屋，地板掃得很乾淨，維持著一絲家風的驕傲，先生還在小屋旁邊，挖個洞當馬桶，並且用粗麻布圍在四周，作為遮羞布。太太會把孩子們的衣服，拿到附近的溪邊沖洗，但是捨不得買肥皂，有限的金錢，必須用在食物上。

五年前這個家庭還有五十英畝的農地，銀行有一千元的存款，但是現在他們一無所有。先生是農業互助會的成員，太太則參加縫紉協會。他們養豬、雞和鴿子，栽種自用的蔬菜和水果，農地則種植玉米，以維持生活。如果先生每天出門工作，沒有任何意外，一年可拿回家四百元，萬一不行，至少有一百五十元左右，維持基本的溫飽。史坦貝克預測：因為這個家庭是新來的，自尊心還沒有完全被擊倒，一年後他們就會和他們的鄰居一樣了。

第二個家庭就沒有這

麼幸運，他們夫妻有四個孩子，住在一個土色的帳篷內，只有一張床，一張帆布蓋在上面，一條被子。晚上兩個大孩子同向睡在父母中間，另外比較小的兩個小孩，則分別反向睡在父母的雙腳中間。這家比較骯髒，沒有馬桶，要上大、小號的話，就到附近的樹叢就地解決。帳棚內蒼蠅滿天飛，這些蒼蠅和那些飛在戶外排泄物上的蒼蠅是同一國的。

兩週前，他們注意到四歲的男孩神志恍惚，於是讓他睡在父母中間。不幸某個晚上他全身痙攣後死了，第二天一早驗屍官的車就把他的屍體載走。這時全家開始走下坡，大家都知道男孩的死去，因只吃水果和豌豆，營養不良，他已經好幾個月沒喝過牛奶了。而父母過多的憂傷和痛苦，麻痺了心志，父親不再專心工作，全年收入達到不到四百元，他的心靈氣魄變得遲鈍、呆滯，很難改進。

這個家庭原來有間小雜貨店，全家住店後，小孩也常在櫃檯服務，但是當旱災到來，他們就沒有生意可做了。目前他們還住在中階的營地，幾個月後，他們可能要搬到低階一點的營地，他們的自尊心會斷然無存。

第三個家庭是第二個

家庭的隣居，夫妻有三個孩子，三到九歲。他們在一棵柳樹旁，把一些樹枝壓在地上，再用一些樹枝當屋頂遮些正午的酷陽，全然不能遮雨，沒有床。這個家庭不知道在那裡找到一塊老舊地毯，晚上睡覺時睡在地毯的半邊，然後把另外半邊蓋在身上。三歲的孩子綁著一個麻布袋在身上，他營養不良，腹部腫大，這個孩子不久可能就會死亡，兩個較大的孩子也許會存活。四天前，媽媽在骯髒的地毯上生了一個死嬰，不知這是幸還是不幸，因為媽媽也營養不良，無法產乳。

這位媽媽產後見到死嬰，反身躺下，睡了兩天。醒來，蹣跚漫步，她一年前生的小孩活了一星期。這個女人的眼睛變得呆滯，像是在夢遊，她不再洗衣服。她的丈夫，曾是剪樹工，已經失去說話的意願，行動遲緩，工作遲到，即使能找到工作，一天最多只能賺一元。

孩子們也不再去樹叢玩，只蹲坐在同一地方，或是赤腳踩著河邊的泥漿，雖然父親知道這會感染鈎蟲，但也無力去改變他們，只能聽天由命。這第三個家庭是比較低階的生活光景，也將是第一個家庭一年後，

或是第二個家半年後的狀況。

第三天(10/7/36)

第三篇報導的重點在討論農業的經營方式，根據一個個體擁有土地的大小分成兩種：(1)小農(擁有5到100英畝的土地)和(2)投機農(土地超過100英畝)。投機農(speculative farm groups)這個名字是史坦貝克取的，他要強調投機農的運作純粹是一個商業行為，以營利為目的，大量使用農業機械，使用廉價勞工，謀取最大的利益。

小農在收穫季節時，必須從移工營募請幫手來採收。有些小農會把土地一小塊讓他們暫住，會提供水，偶爾也會有馬桶，極少有淋浴，小農不能花太多錢在這些設備。

投機農的土地則是由超大型銀行或公司所擁有，並掌控媒體報導，使大眾誤認他們代表整個勞資雙方。在表面上，他們興建大量廉價住宅，每戶只有一個10' x 12'房間，沒有地毯、沒有水、沒有床，角落有個燒木頭的火爐。用水必須到街尾的水龍頭取得，街尾有一個抽水馬桶，供100到150人使用。在一典型的營地，整條街只有一間淋浴室和一個

蓮蓬頭，沒有熱水，供 400 人使用。所有勞工必須入住，房租約每月 3 到 5 元，直接從薪水扣除。

新到的家庭被分配到一間房之後，他們的身邊到處都是監視人員，明顯可以看出他們都有配槍，和他們任何爭執都會被認為是妨礙公務，而被處罰。移工的身上大都不會有錢，但是幾乎所有的營地，都會有一個由管理階層經營的小店，提供信用貸款，有車的人就用車子的權狀來抵押，沒有車的人可以未來薪資來抵押，反正每個人都被貸款綁住，無處可逃，只得乖乖的每天工作。

在農地工作時，有兩種人陪伴：（1）帶隊的 (pacer) 在前或是（2）趕路的 (pusher) 在後，如果跟不上隊伍，立即就地解雇。

在這些大型的農場，移工完全沒有休息或娛樂的機會。他們也不被允許聚會，只要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會立即被帶槍的人打散，他們就像動物一樣，圈養在籠子裡，每天要工作才得吃住。這些農場，有自己的警衛和巡邏車，不准任何人進入視察。

第四天 (10/8/36)

美國聯邦政府知道這

些移工的困境後，在加州 Arvin 和 Marysville 兩個小鎮，各成立了一個示範移工營地，提供水、衛生紙和醫療用品，並且有駐地經理來服務居民。能住進營地有三個條件：（1）男人曾務農並願意工作；（2）維護營地的清潔；（3）為了免租金，願意每週為營地的維護工作兩小時。

以 Arvin 營地為例，從開始，管理階層就非常注意要提升居民的「自尊心」(dignity)，經過多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大部分的移工都已不知自尊為何物。

管理階層也鼓勵居民主動參與自我管理的機制，成立四個單位：（1）中央管理委員會；（2）康樂委員會；（3）社區維護委員會；和（4）好鄰居委員會。每位委員都由居民選出，同時居民也有罷免委員的權利。當然駐地經理理論上有權否決委員會通過的決議，但是實務上這種情形從未發生。

自我管理的機制實施後，積效非常顯著。這些歷經大風大浪的勇士們，非常珍惜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並將心比心，善待他們中間更弱勢的一群，充分發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中央管理委員會制定一些內部的規定，讓大家遵守。

這個 Arvin 營地，從成立開始一直到最後解散，從來沒有請求其他地區的警力協助，如果有違反內規的情形，處罰也很輕微，譬如禁止參加社區舞會，亦是違規的一種處罰。

好鄰居委員會是一個以女性為主的組織。她們除了參加縫衣或織被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成立托兒中心，讓必須要外出工作媽媽的幼兒，有托兒的地方。她們還有半職的護士，為整個社區服務。這種地方自治的模式，在美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訪問這個營地最深的印象，就是過去呆滯、無神、遲鈍、愠怒的面孔都不見了，換來的是恢復自尊心之後，表現出來的自信。聯邦營地的居民並沒有經過任何揀選過程，他們都是從奧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德克薩斯州和其他受到乾旱影響的州搬來，85%居民過去都是農莊主、佃農或是務農幫手，其他 15%則是油漆工、電工、機械工或是其他專業人士。

新到的家庭成員抵達時都骯髒、疲倦、心碎，好鄰居的委員們立刻歡心鼓舞的接待他們，安排住處、介紹盥洗設備，並提供毛毯，小朋友立刻清洗、換裝。雖

然這些接待的委員都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但是新來家庭所經歷的過程，他們每一位都曾走過。

聯邦政府的兩個實驗示範營地，每個都有兩百戶家庭，這個實驗非常成功。兩排家庭之間的園地，漸漸有人開始種些蔬菜，收成的種類有：甜菜、甘藍、玉米、胡蘿蔔、洋蔥、大頭菜等，他們有非常強烈的種植慾望。

聯邦政府也計劃讓這些營地，擁有一些可開墾的農地，這樣一來，婦女和小孩可以住在一起，婦女可以用閒時，栽種些東西，讓家庭更有歸屬感。這些移工未來都是加州的永久居民，他們已經證明自己能夠在這塊土地生存，再也不會有人能把他們趕走。

有些利益團體還是希望能把他們趕出加州，理由是：（1）警力需求不足；（2）學校經費要增加；（3）土地價值降低；（4）營地有很多暴力份子。這些後來都被證實不成理由。

第五天(10/9/36)

加州的失業救濟的制度，對移工的家庭來說幫助有限，因為要取得這項補助的要件，是要有居住地證明。他們的工作性質是季節

性和遷移性的，如果他們住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沒有工作時，一定很快會餓死。同樣的原因，他們也無法取得地方性的醫療服務，任何一個縣立醫院，都只為當地的縣民服務。

舉個例子來分析。一個家庭有父母和三個小孩，父親 50 歲、母親 45 歲、兩個男孩分別 15 歲和 12 歲、女孩 6 歲。他們原先住在奧克拉荷馬州，經營一個 50 英畝大的農場。

因為氣候長期乾旱，他們的農場無法種植，被迫把所有家當搬上道奇卡車，開到南加州，當時正值橘子採收，他們得到不錯的收入。父親和大男孩合起來賺了 60 元，這時他的車子壞了，修理花了 22 元。他們搬到 Kern County 去採收葡萄，住在移工營，父親腳扭傷，女孩生麻疹，醫生費用 10 元，其他的都用在食物和交通上。

全家要靠 15 歲男孩的工作收入。12 歲男孩在野外檢到一片銅塊，把它拿去賣時被捉，送到少年法庭，必須要父親去保釋。父親雖然腳扭傷，從 Arvin 移工營步行到 Bakersfield，因為他的車沒有油，他不願花僅有的錢買汽油。父親因腳傷後又臥病在床，女孩的麻疹漸

漸恢復，但是眼睛因沒有好好保護，失去部分視力。

父親去申請救濟金，被打回票，因為他沒建立固定的住所，全家口袋空空，食物靠移工營的鄰居接濟。有一個鄰居，養了一頭羊，每天送來一杯羊乳給小女孩喝。

有天 15 歲的男孩回家後，抱怨肚子痛，又發燒，母親放一片熱布在他肚子上，鄰居則陪同父親去縣立醫院，請求救助男孩，醫生給父親一包鹽，要他帶回給男孩吃。那晚男孩極為疼痛，並陷入昏迷，父親打電話到醫院，發現沒有醫生值班，隔天男孩死於急性盲腸炎。他們沒錢，縣政府免費幫他們埋葬男孩。父親把道奇車賣了 30 元，用 2 元買喪禮的花圈，剩餘的錢買了些食物 - 豆子、麥片、豬油。

他試著打零工，鄰居送他去，只收他一點車馬費。他又去申請救助，又被拒絕，因為他不是縣民、而且又有工作。女孩因麻疹之後，身體虛弱，得到流行性感冒。父親不再去縣立醫院，而是去找私人醫生。這個醫生要求先付錢、才看病。父親只得先付了兩天的工資，醫生才到移工營來看女孩，醫生給了七顆藥，告訴母親要蓋好女孩的被子保

暖，就走了。父親工作速度太慢被炒魷魚，這次他再去申請救助，終於拿到一星期的食物。

如果一個家有人有正常的工作，以下是他們可能的晚餐：

一家八口：水煮甘藍菜、烤甜薯、奶油胡蘿蔔、豆子、炸麵粉團、果凍、茶

一家七口：豆子、烤粉餅、果醬、咖啡

一家六口：罐頭鮭魚、玉米麥包、生洋蔥

一家五口：餅乾、炸馬鈴薯、嫩蒲公英、梨子

請注意即使是有飯菜，沒有牛奶、沒有黃油，主要是澱粉，而缺乏牛奶是兒童營養不良的主要原因。

在移工營中，嬰兒出生過程非常恐怖，孕婦完全沒有產前檢查，無法保持環境清潔和衛生，嬰兒出生在報紙上，有任何需要外科手術的工具時，等同宣告產婦的死亡。由於長期營養不良，母親沒有母乳時，嬰兒必須用罐裝奶粉餵食，因此死亡率非常高。

另個例子：這家庭有三個小孩，都在1929年以前出生，媽媽38歲，那時他們在猶他州租了一個農場。1930年離鄉當移工時，她生了一個小孩，四個月後死於腸絞痛。1931年她生了一個

死嬰，她說：“a han’truck fulla boxes run into me two days before the baby come.”

1932年她小產，羞愧的說：“I couldn’t carry the baby’cause I was sick.”

1933年的嬰兒活了一個星期，“Jus’ died. I don’t know what of.” 1934年沒有懷孕，她有些羞愧。1935年嬰兒活的比較久，九個月。這像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並非不尋常。

第六天(10/10/36)

第六篇報導的第一句話就點出本文的主題 - 「加州引進和對待外勞的過程是段貪婪、殘酷、丟人現眼的寫照 (The history of California’s importation of foreign labor is a disgraceful picture of greed and cruelty.)。」第一批的外勞是中國人，有好幾千人，他們來幫忙興建鐵路，鐵路完工後，大多數轉成廉價農工。由於中國人的生活水準的要求不高，白人勞工很難競爭，於是白人就把這群「苦力 (coolie)」趕出田園，同時封鎖邊界，不再讓中國人進來。

接著日本人來了，他們的命運和中國人一樣，而且被並稱為「黃禍 (yellow peril)」。但是加州對廉價工

人的需求仍在，於是墨西哥人開始進入，在1920年，加州有80,000外國出生的墨西哥人，來填補帝王谷和南加州一帶的勞動市場。

這時美國超大型公司進入農產品的產銷鏈，他們也一樣希望壓低工資，提高利潤。對這些公司而言，墨西哥人有一大好處，那就是如果他們不聽話，只要通知山姆大叔，這些人就會立刻被遣送回國，不用花一毛錢。

這些超大型公司的強勢做法，和史坦貝克同情墨西哥人組織工會的想法，兩者沒有交集，於是他說：It is probable that Mexican labor will not long be available to California agriculture. 我想如果史坦貝克在天上，一定會托夢請他的子孫把這句話改一下。

最後一批加州外勞的來源是菲律賓人。從1920到1929年間，有31,000 little brown men被引進到美國，他們主要特性是是年輕、男性、未婚，他們的女人不能一起來美國，他們絕大多數在加州中部和北部工作，他們的薪資是所有移工中最低的。菲律賓人會自然而然的形成5到8人的小圈子，把所有資源結合起來，

去購買像汽車一樣實用的商品。他們非常節省，有人說他們可以靠雙手可拿著的米和麵包，生活一個禮拜。

在這同時，加州婚姻法修正，菲律賓人中有馬來族血統的，不能和白人通婚，使得一些菲律賓人和女性白人有超友誼的關係，被視為傷風敗俗，因此造成多次針對他們的種族暴動。由於史坦貝克相信，菲律賓人最終都會被遣送回國，因此他認為他們不再會為加州的農業經濟有任何貢獻。

這篇報導的結論是：外國人到加州當移工的狀況，已經漸漸地沒落和消逝，未來的農場工人將是美國本國白人。

第七天(10/12/36)

第七篇報導的主題是史坦貝克對加州移工問題的建議，這些八十多年前的看法，已不合時宜，在此不談。這七篇報導的全文可以網路上看到，網址是：

<https://missthehogatemyhome-work.files.wordpress.com/2013/12/john-steinbeck-the-harvest-gypsies.pdf>

寫到這裡，心情澎湃，感慨萬千，無語問蒼天。這群當移工的 Okies，曾被加州州警拒之於門外，經歷多年的悲歡歲月，最後讓他們脫離貧窮困境的主要

原因，竟然是珍珠港事件所引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記：約翰·史坦貝克 1902 年生於 Salina, California，他一生的作品都以那個地區的附近為背景，再以美國歷史上的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 為時間軸，寫出許多悲劇的故事。本文所述的報導，在 1939 年被他改寫成小說 - 《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講述了一個家庭從奧克拉荷馬州沙塵暴後，遷移到加利福尼亞州的故事。其內容有：農民破產、農場被拍賣、人口遷移、66 號公路、採摘蔬菜水果、嬰兒死產、饑餓病痛.....都是他新聞報導的內容。而這本書的書名源自這首歌 - 《共和國的戰歌 (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中的一句話 "He is trampling out the vintage where the grapes of wrath stored. (他踐踏了儲存憤怒葡萄的年份)"。

這本書一出版就受到全國性廣泛的討論，喜歡它的民眾，把它當作中學的教材，不喜歡它的民眾，公開焚毀它，圖書館則禁止借閱，成為禁書。然而這些行動，反而變成促銷的動力，使這本小說成為當時「賣得最快、評價最高、爭議最多」的暢

銷書。這種愛恨情仇，一直到 1991 年，還被南卡羅來納州的一些學校認為它褻瀆上帝和耶穌的名。

在 1940 年《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獲得小說類的普立茲獎和國家圖書獎。並於 1962 年《人鼠之間 (Of Mice and Me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 “因為他寫實而富有想像力的作品，結合了富有同情心的幽默和敏銳的社會洞察力”，史坦貝克在獲獎後表示，作家的職責是“為改善我們的黑暗和危險的夢想挖掘光明”。

‘Divide and conquer’ is end game for Russia

By James J.Y. Hsu 許正餘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Sun Tzu (孫子) in 500 BC offered the supreme war strategy that “ruling the crowd is like ruling the few by organizing into smaller units; fighting the crowd is like fighting the few by synchronizing into orderly steps.”

His idea of “separate and rule” and “divide and conquer” was also well recognized by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est.

On the contrary, modern strategy to “build and unite,” which is the wisdom offered by the leadership from the US and the EU in the Russia and Ukraine war to unite the world’s democratic block and build the freedom fighters, exacts the mission of defeating the aggressor who has a combat advantage over the defender.

It is a matter of time for Ukraine to recover its territory and reclaim sovereignty over the Crimean Peninsula, as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apparently been cornered to place his nuclear arsenal on the table. Therefore, it is not too early to consider the end game for the Russian empire, as it is obvious that Putin has none.

The recent history of Russia and China has shown that they are less than a progressive force on Earth. Their rulers tend to be authoritative, narcissist, arrogant, egotistical, ignorant and cruel.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suffered periodically through enslavement, warfare and power struggles.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too big to govern without the culture of institutional integrity,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Their history has been a tale of bifurcations: a unified country ruled by a tyrant, or a chaotic society mired by infighting. To help eradicate this unfortunate situation, the end game is clear: “divide and govern.”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has been responsiv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limate emergency and social equality, and makes vital efforts to secure pea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aid. His diplomatic effort with Turkish President Recep Erdogan to secure grain shipments from Ukraine shows that he has the leadership ready to implement the kind of end game in Ukraine’s war.

If Putin used biological, chemical or nuclear weapons, it would cause sudden death to the Russian war effor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hould then punish the Russian leader as a war criminal for the brutal destruction of lives and livelihoods of Ukrainians. Also, the violation to world orde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should render Russia a punishment to fit its crime by dividing Russia into several autonomous states.

If Putin is taken out by the Russian people, then they should have a say on the future of their country, allowing minority groups to vote for independence and self-governance in northwe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Russia, along with the Caucasus Mountain, the Volga River basin, the Ural Mountains, Siberia, the far east, Chechnya and others if they so wish.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created many new and vibrant democracies, including Ukraine, Poland,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others. It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breakup of Russia is the only step forward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n any case, the UN should be the legitimate authority to carry out the end game by first ejecting Russia from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nihilating the threat of old Russian military might, and then dividing Russia into a few smaller countries where democracy and freedom can flourish, governments are well managed, and human rights and civility could be restored.

This end game of the Ukraine war should serve as a road map for the UN to punish any country in general,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if they dare to commit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James J.Y. Hsu is a retired physics professor.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桂河大橋的今與昔

賴美惠

六、七十年代，執電影界之牛耳的英國大導演，大衛連 David Lean，執導過幾部鉅型經典名片，由最早的「桂河大橋」(Bridge Over River Kwai, 1957)，「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62)，「齊瓦哥醫生」(Dr. Zhivago, 1965)，以及「到印度之路」(Passage to India, 1984) 每個片子都榮獲不同項目的奧斯卡金像獎。

經典電影「桂河大橋」在台灣上映時，我才九歲，演的是二次大戰被日軍俘虜的各國盟軍（英、美、澳洲、紐西蘭）在泰國被日軍逼迫建築一段由泰國通往緬甸鐵道的故事（見泰緬鐵道地圖），我父親曾經是台灣子弟被日本徵兵到緬甸的軍伕，戰後僥倖存活。回到故鄉，由於戰爭，父親起步比別人晚了幾年，回到嘉義，一切從頭開始已經很困難，我的童年，相當貧乏。雖然日本戰敗投降，但是父親對於二次大戰的戰爭片總是有特別的感受。他對盟軍沒有敵意，喜歡看所有關於二次大戰的戰爭片，印象中很深刻的是他也帶我去看了

由真實英雄人物改做演員的奧迪梅菲 Audie Murphy 電影「百戰榮歸」(To Hell and Back, 1955)。演的是他自己的英勇事蹟。美國政府頒授了很多勳章給他。

父親戰後回到嘉義，借資後，利用家中客廳，開了一間小小的「米店」，做「小賣」的販米生意，每天騎著後面裝置大鐵架的腳踏車，送米到民宅。鐵架可裝達五斗米之重，而腳踏車把手還能保持安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養了包括我在內的四名兒女。做為長女的我，自小，從能騎腳踏車開始，也在課餘時間，幫忙載米送貨到各家米缸。有時貨送到相識的同學家，免不了尷尬。我在學校的綽號就是「賣米的」。那時，為生計，父母考慮不了女兒受傷的自尊。父親對我的酬償是，在晚上，把我放在他腳踏車上載米的後架，帶我去看電影。那時小孩穿的是木屐，常因短小的腿，木屐卡在腳踏車後輪，所以每次上車，父親總要交代「木屐不要掉落了」。

雖然只有嘉義高商畢業，父親看的電影依現在的

水準看來，算是很高的。至今我仍然清晰記得他連美國片子金露華 Kim Novak 和威廉荷頓 (William Holden 桂河大橋男主角) 合演的「野宴」(The Picnic, 1955) 都帶我去看了。我和父親的父女緣，經由「電影」，更加深切。一輩子以來，培養了我對電影的愛好。恰好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喜歡翹課看電影的愛好者。二人真的是趣味相投！

第一次看「桂河大橋」是跟著父親在嘉義看的，其後、來到美國，有 DVD 可租借，也可購買，也不知又看了多少次。理所當然的擁有一片 DVD。來美之初，心中有個願望：「有一天，等孩子們大了，我可以帶著父親到泰國桂河去看桂河大橋原址」。辛苦了一輩子的父親，終是沒有能等到我期待的「女兒長大、有能力帶著他去重踏故地」的那天。樹欲靜而風不止。我的心是悲傷的！

2017 年春，我曾經參加了十多次旅行的 Gate1 旅行社，舉辦了十五日的泰國行程，十五天遊覽遍及全泰國，甚至遠至和寮國、緬甸

邊境的以盛產罌粟花 Poppy 著名的金三角 Golden Triangle，以及鄧麗君銷魂的清邁。再加美金一百五，還可順道回台灣。雖然已經去過泰國一次，我們毫不猶豫就報名參加了。

泰國人是虔誠忠厚的民族，十五天的行程，走到任何地方，見到的總是雙手合十的頂禮。尤其當時正值泰皇蒲美蓬駕崩，曼谷街頭，一片黑衣肅穆的哀悼民眾。在曼谷及清邁見到世界難得見的兩座大玉佛，眼界大開，但是我是衝著「桂河大橋」去的。直到真正走上橋面時，我才知道大衛連拍的照片是虛構的。因為二次大戰時，桂河上的橋已是鋼橋，而非如電影中盟軍義勇犧牲，拼命去爆破的木橋。是的，日軍另建有總共 288 座木橋，但是 1943 年，日軍在桂河上建了一座小木橋，四個月後建了鋼筋水泥橋，戰時鋼橋受到盟軍轟炸，幾乎半損。現場的鋼橋（照片）是戰後修補完成的。木橋在其他附近見了不少，在桂河上，見的卻是鋼鐵，水泥建築的。木橋也好，鋼橋也好，全部橋型都是建築學上稱的 Truss Bridges（見實質圖及模型），這是五十年代的盛行的築橋技術。在桂河大橋旁的博物館，有一個部

門，專門介紹這個橋型。

桂河大橋位於泰國 Kanchanaburi 小鎮。離開曼谷約一小時車程，我終於走上了桂河橋上的鐵道，我是帶著父親的靈上去的。橋上的鐵道有一個淒涼的名字，稱為「死亡鐵道 The Death Railway」，影射為建築這條桂河上的鐵路犧牲的代價，走在橋上交織著血淚及生命築成的車道，也走入歷史的軌跡，百感交集，每一根釘子，每一塊鐵板，都是生命堆疊起來的。大橋旁有一大

片紀念墳場。規模當然沒有諾曼第紀念墓園那麼大，我漫步在陣亡將士公墓，碧草如茵，鮮花遍植，排列整齊的 6782 個，屬於英國，澳，紐及荷蘭烈士墓碑，細讀他們的名字，年紀，軍階及至親們刻下的告別，不禁潸然淚下，年輕而早凋的生命（我看到最年輕的是 22）這樣的終年埋骨異鄉，該有多不甘心！戰爭是如此殘酷。我以為這趟泰國之旅，拜訪桂河大橋的心願已了，沒想到離開時心情竟然更加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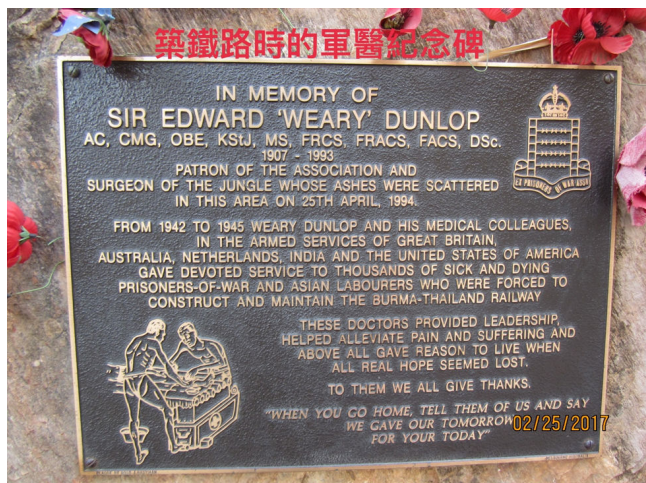


重，這裡也曾埋有 365 名陣亡美軍，美國政府把他們的骨灰帶回家交給親人了。所以現在烈士公墓沒有任何一個美國人。

我們住在桂河附近孤島的叢林小屋(有稻草屋頂 thatch roof 的獨立茅舍，卻是冰箱、水、電、冷氣俱全)。出入完全使用舟船，是個世外桃源。花了三天二夜繼續造訪一些二次大戰時的遺跡。在地獄火 Hellfire 關峠，走在開山建築的 255 英里長的泰緬鐵路的片段遺

址(見照)，沿途山壁間仍保留些小段鐵軌木墩以及訪者留下的英、澳、紐西蘭小國旗，以及感謝當時英國軍醫 Sir Edward Dunlop 大無畏貢獻的紀念碑。陰沈的山坡谷，不見陽光，微風徐來，竟可以令人毛骨悚然。這裡裊繞著太多陰魂。我走在他們血、汗、生命築出的軌跡，忍不住在心中祝禱他們的英靈安息。我們也花時間在兩個歷史博物館細讀一些慘絕人寰的史實，看了另一個類似「桂河大橋」的影

片，由 Colin Firth 及 Nicole Kidman 演的「心靈勇者」(The Railway Man, 2013)。歷史是我們的借鏡，從歷史我們應該學到教訓。旅遊豐富了知識，開濶了視野、也多少改變了人生的觀點。在歷史洪流中，個人變成細沙般的渺小！是誰說過有些人的一生”Live on the edge of survival, die in the blast of glory”，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吧！



日軍迫盟軍俘虜建築的泰緬鐵道地圖



憶往隨筆 (109) - 眼光

蔡紀平

眼睛就像是神靈的發光，不論是動物或人，都要依靠這個目光來求生、奮鬥，或征服對方。它是生命的動力，沒有它就很難找到目標。眼睛是最敏銳的感覺器官，它的位置是長在頭部面上前額的下方，按不同動物的需要，自然的生態，分別有二眼平視，或在頭部側面二邊，可以觀看著不同的視角。如果是二眼平視同一目標就如老虎，它就可以分辨前後距離，可以方便實用

於精準的追殺和攻擊。如果是長在頭部二旁就如兔子，那就是只有逃生用的觀察，只接受四方的影像來做警踢訊息，以便迅速逃跑。所以從眼光看出攻擊或也能夠顯示出逃避的姿態。

人的眼光也是一樣，不僅有攻擊或逃生的機能，目光也代表人的意志和內心的傾向。我小時候有一次，看到老師沒有向他敬禮，被老師罰站，眼睛直視不知要看何方，且被老師痛罵一

頓，要低頭自省，改過自新。到美國後看見兒童的教育方法，訓斥兒童時，要兒童正視家長眼睛，眼看著他們目光直視對方，眼神接觸代表我有註意專心聽訓。不同的教育各有千秋，前者訓練謙卑自省，後者專心改善求進。當然謙卑是好處，但過份謙卑會變成受征服的順民。而目光直視是訓練他們強有力，認真學習，有自尊的心理。慢慢的我知道，小時候的多方面教育，是奠定

(續次頁)

(接前頁)



人生的發展，有啟發的教育才是生命中重要的起點，訓練目光發揮判斷的能力，是人生重要的目標。

每年的秋季在電視上，都可看到頒發諾貝爾獎，獲獎得主的驚喜影幕。也有介紹世界名人，獲獎的心聲，這些都展現出生命過程中，走向人生至高點的願望與目標。在二十世紀中有台灣人李遠哲博士及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們的學術貢獻。以前西方的科學都是領先，那個年代未有華人獲得這種至高獎項的殊榮。因為中國內部紛亂的政治及文化大破壞，使國家陷入混亂落後沒有競爭能力。諾貝爾獎能藉著它的榮譽改變世界，同時幫助中國協助發展科學，使中國從貧窮落後慢慢走向穩定發展。科學的腳步改善民生的道路，展現友善嚮往人生共同的目標。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維持和平，慢慢的走向平穩安樂的境界。因時代的演進改變了許多過去的思維，尤其是民主政治代替了殖民政策。新的國家逐漸產生，因為種族的混合，社會的結構改變了政治體制及思想。但是仍有極權的國家利用民族主義，不放棄武力威脅鄰國。因此導致俄烏戰爭侵略

行為，及中國企圖佔領台灣的野心不斷呈現。愛國的心情，全世界的人都一樣，今日世界以民主及自由思想為核心的思維日日增強，不能以強欺負弱小，以收復領土為藉口，都會被世界所屏棄。

中國人愛自己的國家理由正當，就像台灣人也要愛護自己的國家。但要發展武力強佔別國是錯誤的行為。西方民主及自由思想的教育，知道國家的興盛和強弱，在於制度的設立是否有制衡的能力。除了科學以外，更重要的是學習西方的學術精神和民主自由的風氣，感謝近代文明的教育，這都是華人或台美人應有的風度。同時一起來共同捍衛世界的民主自由，這也是回饋的一部份。如果只是期望用復興民族的理由和愛國的心懷，來促成中國強壯，稱霸世界威脅民主，這樣的愛國心，只會給世人大大的失望。

我在想，美國有這麼多優秀的國外科學人才，為什麼這些人在自己的國家，沒辦法發揮，只能到西方國家才有發展的機會。其中道理是生活教育環境的影響，因為小時候受傳統不變的教育，沒有挑戰的精神，不能自由選擇和發揮。然而歐美

國家，近百年來受學術自由環境的影響，能自由自在，用目光炯炯正視老師，發揮眼光產生堅強的信念。

家庭渡假日誌(一)：

重遊黃石公園和猶他州國家公園

黃正源

想當年我們還年輕的時候，為了便利家庭旅遊、出門方便，我們每年購買遊樂場所的年票，倒是非常實用經濟，我們常常在肯塔基店買些外帶家庭晚餐、帶著兩個小孩在海洋世界或動物園，一面欣賞海洋世界的動物表演秀，一面啃著香香脆脆的肯塔基烤雞腿吃晚餐，輕輕鬆鬆地享受，的確讓旁邊的遊客非常羨慕，海洋世界和動物園周末的特別表演活動，如音樂演唱會或煙火秀，我們很少錯過。

我們常常有空沒空、找時間全家人開車到美國各地景點走走逛逛，擁有的遊樂場所年票，不僅僅是聖地牙哥，我們還購買洛杉磯的狄斯奈樂園和環球影城的年票，狄斯奈樂園和環球影城幾乎成為我們全家人固定的私人遊樂場所，這是我們兩個小孩的成長方式，過程多采多姿，充滿著無限的想像空間。

我們每年利用暑假或寒假學校休課期間、安排一兩個禮拜的時間做長途旅遊，比較常去的就是大峽

谷、優勝美地及太浩湖了。

三十二年前，夫妻兩人三十出頭，老大文德十一、二歲，老二文加五、六歲，我們做過一次兩個禮拜的長途旅行，從聖地牙哥出發，我們四人高高興興地前往黃石公園，當年沒有手機、沒有汽車 GPS 導航系統，夫妻兩人靠著 AAA 的地圖、在太太的輔佐導航下，開著家庭休旅車，規劃路線一寸寸、一段段地沿途駛向黃石公園，沿路停留各地經過的國家公園，因為兩個小孩各持有美國國家公園的打卡紀錄本(Passport)，為了他們蒐集去過的國家公園紀錄，我們自然地走遍美國中西部的許多國家公園，白天趕路開車、晚上旅店過夜休息，雖然辛苦，感覺卻是快樂甜蜜的回憶。

八月底九月初，文德跟我們說他們兩個小孩、在十月有兩個禮拜的學校休課時間，看看我們有沒有意願跟他們一起去黃石公園，我們毫不猶疑地爽快答應，很期待、很興奮可以一家六口重遊黃石公園。

文德負責一切行程與住宿，文德建議從聖地牙哥[搭機]前往黃石公園後，再從黃石公園[租車]、返回聖地牙哥還車，這樣可以節省一半的開車時間，更能深入而輕鬆地沿途觀賞各地的國家公園，我們一拍即合、提供並建議路線和行程安排，我們多年旅遊經驗的累積，於是，三十二年後的今天，我們很迅速地規劃出兩個禮拜的美國中西部的國家公園路線。

三十二年前，我們開車載兩個小孩旅遊，三十二年後，由文德開車載兩個小孩、我們作陪客，跟兒孫一起旅遊，令人興奮愉快。

Day 1-4 (10/1-4/2022)

黃石公園

我們的聯航班機是 10 月 1 日早上 6 點 45 分起飛，我們原來準備預約的機場巴士因為另有顧客預約，我們改預約 Uber 的租車，兩部 Uber 租車早上五點、分別從自己的住處前往機場，聖地牙哥機場已經大部分回復武漢肺炎以前的機場盛況，登

機旅客比我們想像的多許多，我們有多件托運行李，一切仍然按照預期的時間，辦完機場報到及安檢手續，飛機準時起飛。

我們從聖地牙哥搭乘聯合航空的班機，在克羅拉多州的丹佛市轉機，機場也是一樣擁擠，順利按表操課，準時轉機、準時登機、準時抵達蒙大拿州的波茲曼機場（BZN），機場全年開放，在機場等候租車取車的時候，大家似乎累癱了，無精打采地坐在冷板凳上耐心地等候著。

黃石國家公園在美國的蒙大拿（Montana）、懷俄明（Wyoming）與愛達荷（Idaho）三州交界，面積 83 萬公頃，美國第一個成立的國家公園，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公園，以火山爆發與冰河運動的景觀和無數的野生動物而出名。

黃石公園有西區、東區、南區和北區四個出入口，北區出入口由於這幾個月森林大火後、雨水多、關閉使用；離南區出入口車 50 分鐘車程的 Jackson、多半是美國人露營休旅車 RV 的聚集城市；波茲曼機場距離黃石公園西區出入口約 90 分鐘的車程，離西區出入口 40 分鐘車程的 West Yellowstone，是觀光客聚集的小城

鎮，旅館多、餐廳多、紀念品店也多。

去黃石公園自然以居住在公園內的飯店交通最方便，起床可以開始玩黃石公園，沒有趕路的需要，黃石公園地域遼闊，公園的行車路線成一個 [8] 字型，以前，我們分別住在公園內的兩個旅館，這次，我們的旅館住宿在公園西區入口、[8] 字型中間的峽谷營地旅館（Canyon Lodge），適中的位置、前往公園內各個風景點，四通八達，非常方便。

不過，大概是睡眠不足、搭機轉機的疲憊及時差的影響，我們在營區旅館的第一個晚上（尤其是淑玲）感覺極度疲倦、卻無法入睡，肚子飢餓、卻沒有胃口，而且，悶胸、氣喘、心跳快、頭昏沉的現象，我們平常有隨身攜帶血氧機的習慣，把血氧機取出測量血氧濃度，血氧濃度 80-82、明顯偏低，半夜一點多，我們電話叫醒文德前來檢查。

文德即刻趕來，替淑玲做一番檢查，血氧濃度仍然偏低，呼吸、心跳急促，而文德自己也有類似的症候，只是我們的症候比較輕微而已，這些症候正是高山症產生的生理反應，文德查看黃石公園的海拔高度，峽谷營地旅館所在位置為海拔

7,982 英尺 (2,435 公尺)，從聖地牙哥海平面高度、在高海拔的丹佛機場轉機，即入住高海拔的黃石公園，可能就是造成高山症最明顯的直接原因，文德即刻開處方治療高山症的反應。

開藥容易取藥難，10 月 1 日（週六）出門一整天，週日清晨二點，此刻查詢黃石公園鄰近的主要城市，唯一 24 小時營業的 CVS 藥局在 100 英里外、波茲曼機場的波茲曼（Bozeman），打電話跟藥局聯繫，藥局確認文德醫師執照及處方籤後，藥師配藥完後，我和文德半夜開車前往波茲曼取藥。

出門的時候，高緯度高地勢的黃石公園，夜黑風大，十月初的首次冬雪、飄然落下，我們兩人慢慢地前往波茲曼 CVS 藥局，來回四個小時，再返回旅館的時候，已是清晨七點多，峽谷營地（Canyon Lodge）一片白雪皚皚，黃石公園披上薄薄的白雪，顯得格外寧靜又美麗。

淑玲和文德各自吃了幾顆高山症的藥片，我們大家在旅館房間補眠，文德說我們可以充分休息後、晚些出門，以西南區（火山噴泉區）景點的海拔高度低、較為適合調適身體狀況，近中午起來出門，我們大家又是

一個快樂旅遊、蹦蹦跳跳的
老少頑童了。

西南區「火山噴泉區
(Geysir Area)」：各種間
歇性或持續性噴發的火山噴
泉、溫泉、蒸氣、泥地和噴
氣孔。萬年忠實間歇火山噴
泉 (Old Faithful)，屬於持
續性間歇噴泉火山的盆地
區域，黃石公園內最出名又特
別の間歇泉，這個天然景
觀，竟然可以有效地推估
他、固定且精準的噴發時
間：「如果噴發時間持續超
過三分鐘以下，那下次噴發
時間大約是七十分鐘後，如
果噴發時間超過三分鐘以
上，那下次噴發時間大約是
九十分鐘後，確切的預估時
間、還是要按照噴發持續的
時間長短來推定了」，壯觀
的噴射高度非常值得欣賞。

三十二年前，火山噴
泉區沒有特別設置觀眾的觀
賞區及座位，我們可以就近
走到噴泉的下方、享受濃濃
的噴霧及硫磺的潤身，三十
二年後的現在，噴泉區有了
座位及觀眾區，觀眾可以按
照預估的噴發時間在耐心地
等候自然奇觀的表演。

從老忠實往北步道前
往不遠處是大稜鏡溫泉
(The Grand Prismatic
Spring)，持續性間歇泉盆

地，有著最美麗的地球表
面，各種彩色噴泉顏色鮮豔
美麗，冷卻後的溪水更是清
澈見底，在綠野仙蹤的草地
襯托下，小橋流水，詩情畫
意，猶如仙境一般。

大稜鏡溫泉再往北開
車幾分鐘後即是噴泉彩繪壺
(Fountain Paint Pot)，這個
泥壺區的泥漿有紅色、黃色
和棕色等顏色，整個區域的
泥土因為鐵氧化的程度而有
不同的顏色，因此有「顏料
鍋噴泉或彩色鍋噴泉」之
稱。鄰近一帶還有很多泥沸
泉 (Mud Pot)、噴氣孔、間
歇泉和溫泉， Clepsydra
Geysir 不斷的噴發可以聞到
濃厚的硫磺味。

西北區猛獁野象區
(Mammoth Area)：石灰石
臺階梯田景色。黃石公園西
北區景點，以石灰岩地形聞
名的「猛獁野象溫泉
(Mammoth Hot
Springs)」，這裡有特色的
沖積石階，宛如梯田的景
色，熱溫泉從石灰岩層湧
出，熱水將碳酸鈣溶解於水
中，流出地表冷卻後碳酸鈣
凝結、沈積成石灰平台，20
多年前，泉水因為藻類微生
物活動產生黃、白、褐的繽
紛色彩，因為地殼變動，熱
泉不再湧出、沒有微生物，

形成如今的死白色。猛獁溫
泉區夏天的時候有非常多小
鹿聚集在這裡休息，現在多
集中在遊客中心附近的草地
及生活區。

在西區出入口附近的
諾里斯間歇泉盆地 (Norris
area)，屬於世界少見的酸
性噴泉，在黃石公園內，諾
里斯間歇泉盆地的景色有些
單調、接近荒蕪，但是，這
裡視野很廣，而且，不是單
一的間歇泉景觀，而是宛如
地獄濃霧纏繞感，充滿臭
味，一種陰森荒涼的美感。

從猛獁溫泉順著八字
型車道來到黃石公園中心，
最重要的景點就是黃石峽谷
區 (Grand Canyon of
Yellowstone)，中心區的峽
谷瀑布區 (Canyon Area)：
黃石大峽谷和瀑布。峽谷區
又分北岸 (North Rim) 和南
岸 (South Rim)，北岸峽谷
景觀、雖然沒有大峽谷那麼
壯觀，但是，黃石瀑布
(Upper and Lower Falls
Yellowstone) 很漂亮，我們
沿著峽谷南北岸的步道慢慢
欣賞，步道不難走，有些路
段滿有挑戰性的，越是走過
困難的路段，瀑布景觀越是
傳奇的迷人，我們在兩岸的
步道遊走一個多鐘頭，每個
景點可以開車停靠，不必使
用停車場之間的步道。

黃石瀑布往峽谷區南

岸到 West thumb 的路上很容易塞車，我們看完黃石公園最獨特稀有的萬年「碳化石木幹」後，轉往大迴圈公路旁的產業道路前往海頓山谷 (Hayden Valley)，黃石公園野牛群 (Yellowstone Buffalo) 聚集的地方，野牛 Bison 除了在山谷草地上吃草外，常常跑到柏油路上散步，這一區域常常能夠找到麋鹿 (Moose)、驢鹿 (Mule Deer) 的蹤影，因此，許多攝影師常在此捕捉動物的照片，他們會很神氣地、分享他們的相機或望遠鏡，我們有個難忘而愉快地互動。

黃石公園東南區景點

從海登山谷野牛塞車潮後，我們很快就可以到達西拇指噴泉凹地 (West Thumb)，位於黃石湖西岸，這裡有多處絕美地熱、噴泉，跟黃石公園其他區域類似顏色的噴泉，因為火山爆發，黃石湖湖畔冷卻的火山熔岩包圍而成，宛如黃石湖的拇指，West Thumb 內有大大小小十多個水塘和溫泉，如 Abyss pool 和 black pool，泉水清澈無比，美得驚人。從這裡沿著蜿蜒曲折的黃石河岸、繼續開車前往即是黃石湖區 (Lake Area) 的黃石湖美景，廣闊的黃石湖寧靜美麗，這是高檔的旅

館生活區及露營地，不過，由於疫情的關係，這個黃石湖區成半關閉的狀態，旅館沒有開放營業，只有我們六人在獨享這個黃石湖區的美景。

Day 4 (10/4-5/2022)

愛達荷瀑布市 (Idaho Falls)

美國愛達荷州東部最大的城市愛達荷瀑布市 (Idaho Falls)，三十二年前，我們開車從聖地牙哥，沿途經過兩個晚上住宿旅館，在猶他州的鹽湖城參觀了一整天，即繼續開車經過愛達荷瀑布市前往黃石公園，這個城市是進入黃石公園、大堤頓公園必經的門戶，市區有蛇河 (Snake River) 及摩門教聖殿等景點。蛇河溯源自黃石公園南部，流經愛達荷州，早期摩門教徒在這裡建造了灌溉運河及人造瀑布，使原本的沙漠有了水源灌溉，以宗教強大的力量，把荒蕪之地開墾成如此先進又舒適的城市。

由於，從黃石公園到摩押 (Moab) 的拱門國家公園有六百多英里，需要九小時的行車時間，我們選擇在愛達荷瀑布市 (Idaho Falls) 作為中繼休息站、在 Fairfield Inn 過夜一晚，可以多留些時間在黃石公園做最後的巡禮回顧，我們近中午時間離

開黃石公園，中途在一家中餐廳、點了一頓中餐麵食與炒飯，沒吃完的再打包回家、當晚飯吃，輕鬆開車，大約在五點半就進駐了我們預約的旅館。

Day 6-8 (10/6-8/2022)

摩押 (Moab)、拱門 (Arches) 國家公園及紅峽谷 (Canyonlands) 國家公園 我們比預定的時間抵達摩押市的 Townhouse，卸下行李裝備後，我們直接利用傍晚時分前往拱門國家公園。

拱門國家公園內沒有住宿的旅館，只有露營區提供露營地給遊客過夜或自由進出觀賞夜景，我們居住的地方在摩押市的二層樓 Townhouse，前往拱門國家公園只有二英里的車程，許多公認的天然拱門，大小從幾英尺到 306 英尺的猛獁象 (mammoth) 景觀拱門 (Landscape Arch) 都有。拱門國家公園是美國頂級國家公園之一，佔地 73,234 英畝的自然奇景，有大約 2000 個窗戶拱門、有自然天象侵蝕的魚翅型砂岩石、樓塔石、並排巨石群、神鬼石林燦像群 (hoodoos) 和不穩定的尖峰石 (pinnacles)、均衡岩石 (Balanced Rock) 以及摩押西北部的地標拱門。當然精緻拱門 (Delicate Arch)，猶他州最具標誌性的路標，

也是公園中我們必須去造訪的目的地。我們按圖索驥準備分次前往幾個最受歡迎的拱門和景點(精緻的拱門景點(Delicate Arch Viewpoint)、石窗景點(The Windows Section)、平衡滾石(Balanced Rock)和太陽山觀景台(La Sal Mountain Viewpoint)。火熱爐巨石區(Fiery Furnace)，這個景觀區域需要事先申請或由公園管理員導覽，我們選擇放棄。

從公園入口出發開始即是一條 36 英里長風景優美的景觀公路，沿途隨時可以停靠的停車區，方便遊客停靠或走進步道欣賞自然的風景名勝。我們的旅館有鄰近國家公園的地理優勢，因此，在這條景觀公路上多次進出國家公園，我們抵達摩押市的傍晚，讚嘆巧奪天工的美景下，直接停靠在平衡滾石的停車場，展開我們的第一條步道探索，步道距離：往返 0.3 英里，步行時間：15-30 分鐘，困難度：輕鬆級，步道坡度：3 英尺(平坦無感)。步道盡頭原來有兩塊巨大的滾石柱巧妙的併立著，歲月不饒人，一支較小的石柱受不住風霜雨露的摧殘，終於翻倒在地上，只剩一些殘石，另一支滾石柱傲氣十足地好像跳芭蕾舞姿獨自站立著，我們的小孫

女教我們如何抬腳挺身、一起跟這個天然石柱比美矗立。

因為，許多景點靠近道路、讓我們能夠從車輛行進中、享受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觀光品味及價值。這個公園 24 小時開放，入口處的遊客中心可以提供公園內駕車和徒步旅行的資源和資訊。

跟許多遊客一樣，為了利用最好的日出或日落的時間點，我們早上八點以前或傍晚五點後抵達入口處，入口處已經交通繁忙車隊一直排隊至高速公路的出口處。

拱門國家公園是一個天然仙境，每個遊客自然成為業餘地質學家或風景攝影師。拱門國家公園是一個廣大的地塊經過 3 億年的自然氣候天象侵蝕所形成，令人難以置信又驚豔的自然景觀，看起來不像是長時間的演變過程，反而像是由巨大的外星人或神話人物所雕刻而形成的。

公園保護區的景觀令人驚歎，世界上最大的拱門石集散地，2,000 多個拱門，日出時，陽光戲劇性照射在地平線上，光彩閃耀著。遊客在這些拱門和尖峰奇石的地貌上、3 億多年歲月猶如遁入一個古老的砂岩仙境，

高聳赤紅的岩石參雜著紅色、橙色、棕色和紫色的變調色彩，與明亮藍天白雲相映成趣。

精緻拱門(Dedicate Arch)

拱門國家公園有 2000 多個拱門石，精緻拱門是猶他州的象徵，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地質特徵之一。精緻拱門高 46 英尺，寬 32 英尺，是公園中最大的獨立式拱門，名如其實，無論石塊的尺寸和排列、似乎天衣無縫地巧妙精緻的接合著，地心引力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雖然這個步道不是一次輕鬆的徒步旅程，步道沿途幾乎都是在平穩的岩石上，陡峭光滑、斜坡形的岩石，的確是重大而高難度的攀爬，下雨天或風大的時候，絕對不是前往這個的標拱門的最佳時間。沿途沒有樹蔭，夏天尤其炎熱，所以，任何想走這條路的人必須做好心理或生理上的準備，尤其是最後的 200 公尺坡路，陡峭而狹窄，爬一些樓梯的進程中，我們必須相互牽手扶持下前行。

對於許多無法攀爬或沒有準備好的遊客來說，只能看看自己的體力，衡量腳程在不同的路段上選擇幾個觀景拱門觀景點，平坦的步道地面步行離停車場 100 公

尺處，可以遙望的方式看著欣賞一英里外的拱門美景。從馬路上或停車場，看不到拱門的開口，因此，精緻拱門步道是遊客近距離觀察地層的唯一途徑。步道距離：往返3英里，步行時間：2-3小時，困難度：中等至艱難級，步道坡度：480英尺。

這條步道緩緩爬升連綿起伏的丘陵，沿途沒有休息或樹蔭，光滑岩石斜坡陡峭地上升。偶而可以看到蜥蜴，追逐獵物、後腳快速奔跑。越過光滑的岩石攀登後，步道平坦，我們豁然站立在巨大的砂岩圓頂上。在尚未抵達精緻拱門前，可以看到框架拱門（Frame Arch），我們迫不及待地努力爬上，從這個完美的“框架”拱門，才發現遠方的精緻拱門、正在這個框架裡面，可以拍攝一張精緻拱門的照片。我們又小心爬下來，再往前走，步道變成依附著邊沿的一個石壁，擁抱岩壁200公尺長，這是一段精彩又刺激的難得人生體驗，我們更擔心自己兩個小孩的安危，四處受驚嚇的遊客卻靜悄悄地，就怕有任何的意外閃失。

我們終於抵達拐角處的精緻拱門全景，果然不虛此行，立刻成為我們人生中

的經典回憶的的步道旅行。我們走到拱門下方及前方，站在拱門下面或前面拍照，跟許多同行的遊客一樣，互相讚嘆、互相協助彼此拍照留念，我們大約停留了四十分鐘後，才戀戀不捨地離開，回程一路下坡，不須半個小時、就返回停車場了，我們順便去 Wolfe Range 觀看早期原住民、在岩壁上遺留下來的各種彩畫(Ute Indian petroglyphs)以及保存下來的木造石屋。

景觀拱門(Landscape Arch)

這個步道其實是兩條步道串連起來的，一個原始環路步道(Primitive Loop Trail)，可以從兩個方向前往這個景觀拱門，兩個停車場大約有一英里的距離，第一個停車場是較小的停車場，從步道入口按路標指示、往前走0.4英里處即為 Sand Dune Arch，再由此前進1.2英里處為 Broken Arch，繼續前行0.8英里處即是 Tapestry Arch，指標告示以單程2.5英里，步道距離：往返5英里，步行時間：2-3小時，困難度：簡易級，步道坡度：59英尺，沿途細膩沙質地，可以按自己的能力決定再由原路折返。

不過，我們走完 Broken Arch 並拍完合照後，

文德建議我們繼續往前走，而他自己一個人折返原來的停車場，把車子開往下一處停車場，我們可以從 Tapestry Arch 另一處的出入口搭車，可以不需要按照路標的提示，重複走原來的路程，而這個停車場即為魔鬼花園(Devil Garden)步道的起點停車區。

從停車場走去離步道起點0.25英里處，有一個路標提共步道的選項，支線步道前往松樹和隧道拱門，兩條路線值得多走0.4英里。如果走這條右側支線步道，在小山的底部再次分岔，左轉至松樹拱門(Pine Tree Arch)，右轉至隧道拱門(Runnel Arch)。觀賞完這兩個大拱門后，折返原來步道，然後前往景觀拱門。

景觀拱門有一個跨越306英尺的開口，令人難以置信，世界上最長的拱門石，從地質演化的時間來看，景觀拱門是公園拱門中的最古老的一座，以石跨度、極細膩而著名，不過，很可能在任何一天崩潰而消失的。步道距離：往返7.2英里，步行時間：4-6小時，困難度：簡易中度至難度，步道坡度：59英尺，如果沿著原始環路步道和所有長短支線步道、可以前往附近的多處拱門和其他景點，

也是拱門國家公園內最長的步道，可以觀賞許多最壯觀的徒步景點。步道的起點在道路的盡頭，有許多大小環路(Loop Trails)，儘量按照路標指示才不會迷失。

峽谷地國家公園

(Canyonlands National Park) 是由猶他州格林河(Green River)和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的水流和支流所形成，一波又一波無盡的深峽谷，高聳的台地、尖峰、懸崖和尖頂，橫跨 527 平方英里，分佈在數萬英畝一片地塊上，成為世界上最令人歎為觀止的紅岩國家公園。

梅莎拱門適合初級登山者，或帶小孩同行的家庭或輕便徒步旅行者，也是峽谷地國家公園最具標誌性的景觀之一，步道入口處詳細說明如何使用徒步步道。步道距離：來回 0.5 英里長，困難度：容易簡單。拱門就在 500 英尺高的懸崖邊緣，1200 英尺落差的巴克峽谷(Buck Canyon)的一部分。可以透過拱門欣賞 White Rim 的鄉野景觀。如果後退幾步，可以從拱門遠眺高聳的太陽山脈(La Sal Mountain)。這條步道標記很好，有些指標寫在光滑的

岩石上，這是一次輕鬆的徒步旅行。

從公園入口處的遊客中心、可以前往峽谷國家公園宏觀視野的景觀台步道，在這裡、眼前展開開來的壯觀遼闊景象，就可以知道峽谷地國家公園的豪邁與氣魄。

國家公園管理局在 Grand View Trail 起點有幾個完整的解釋說明，包括宏觀視野的全景圖(panoramic view)，說明許多突出的特徵，例如圖騰柱(Totem Pole)、科羅拉多河和綠河的交匯處，以及蜿蜒在天空中的島嶼(Sky Sea)、石頭山周圍的碎石路。

在步道盡頭，可以坐下來欣賞真正壯麗的景色，偶爾可以看到登山客努力地、在山徑碎石路間、騎乘登山腳踏車，也可以思索大自然、如何把一片可能稀鬆平常的大石塊，演變或切割成如此壯觀的景象，這條步道全長來回二英里，困難度屬於簡易級。

峽谷地國家公園是猶他州面積最大的國家公園，擁有廣闊的紅岩石土地可以探索、公園外圍的地區充滿猶他州的拓荒冒險歷史和迷人的城鎮。

我們入住的摩押市可以添購各種生活用品或在地

餐點，有機會與當地人交換故事、我一如往常，利用清晨的晨跑，邂逅了許多晨跑的慢跑者，分享當地人最喜歡來此靜心的地方。峽谷地國家公園是許多不同旅行體驗故事的發源地，許多探險故事往往從這裡偏遠、又高聳孤獨地理環境而醞釀出來的，梅莎拱門是遊客自拍最多的地貌之一。我們很幸運可以有充裕的時間，沒有急著穿過公園，慢慢地讓峽谷地國家公園的自然風光、潛入自己的內心，我們還去了恐龍世界的博物館，祖孫四人沉浸在億萬年前、各種各樣的恐龍一起、馳騁峽谷地國家公園的情境，這是一個宛如夢境、令人如此依戀的地方，我似曾相似地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來。



電腦俱樂部

時間：每個月的第一及第三個星期四 1PM
 地點：台灣中心
 講員：石正平
 11月聚會日期：11月03日&11月17日

各位鄉親期待已久的電腦俱樂部又開張了!!
 邀請大家每個月2次在中心聚會，一起討論手機和電腦的疑問。
 如果有其他建議請跟中心聯絡。

年底假期休館時間

感恩節 11/24/2022 - 11/28/2022 休館
 聖誕節 12/24/2022 - 12/26/2022 休館
 2023元旦 12/31/2022 - 01/02/2023 休館



禮券義賣

☆2022年10月禮券購買感謝名單☆

謝節惠	\$200	黃宜修	\$200
朱慶明	\$300	高進吉	\$500

本名單到10/27/22為止 (累積購買\$200或以上)

禮券收入為台灣中心活動的主要經費來源之一。
 愛護中心的朋友，謝謝您踴躍購買。

禮券種類：99大華 (面額\$100)
 福臨門 (面額\$50)

Amazon Smile

請各位鄉親在Amazon網站購物時，從smile.amazon.com 進入網站、登入您的帳號後在“or pick your ow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欄中鍵入、搜尋並選擇“Taiwanese-American Foundation Of San Diego”做為您的捐贈單位。Amazon Smile Program會將您購物金額的 0.5% 捐贈給中心！感謝各位熱心支持！



台灣中心十一月份活動表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 橋牌俱樂部 (1pm) 西班牙文俱樂部 (2pm) 土風舞俱樂部 (2pm)	2 乒乓球俱樂部 (12:30pm)	3 電腦俱樂部 (1pm) 排舞俱樂部 (2pm)	4 Ohana Taiko (12pm) 婦女俱樂部 (2pm) 劍道班 (4pm)	5 Rental
6 休館	7 休館	8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9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10 排舞俱樂部 (2pm)	11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12 乒乓球俱樂部 (12:30pm)
13 休館	14 休館	15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16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17 電腦俱樂部 (1pm) 排舞俱樂部 (2pm)	18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19 Rental
20 休館	21 休館	22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23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24 Closed for Thanksgiving	25 Closed for Thanksgiving	26 Closed for Thanksgiving
27 Closed for Thanksgiving	28 Closed for Thanksgiving	29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30 課程與俱樂部同上			

*所有活動均有可能變動，詳情請至 www.taiwancenter.com 查閱。